

卅年外交工作見聞：

小題大作(下)

曹志源

酒會盛事來賓百態

外交界較其他職業不同的地方，似乎是比較注重交際。尤其高級主管，許多重大交涉案件，在會談時不易突破，社交中酒過三巡，常收事半功倍之效。低階層的人員，也常可於社交中獲得重要情報，導致政策的調整。而社交中不拘形式，又可培植友情，為正式外交打破困難鋪路。我國駐外使領館除例行一年一度的國慶酒會外，還有國內貴賓到來的特別酒會等等，政府都會有特別訓令和經費頒發。國慶酒會邀請的客人通常是駐在國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駐在國的元首、外交首長、議會領袖、工商豪門、新聞界名人、傑出學者等等。小的國家，上述人員也都樂於參加外國大使的酒會，但在美國，也許是因業務太忙，或酒會太多，不勝其煩，總統和國務卿都不輕易參加例行酒會，其他人員則也看交情和份量。我來大使館時，國家國際地位已是風雨飄搖，每年酒會，美方來的代表性人物可說是絕無僅有，能有幾位國會議員和部會司長級的人物便算是很有面子了，通常總是國務院科長級的人物和我國

已過氣的老友如周以德、魏德邁這些人物，其餘來吃點心和喝酒的人倒還是很熱鬧的。甚至還有不少未被邀請的不速之客，對使領館內部情報靈通，遇有場面，照例不請自到，酒會的門是敞開的，人家來了你總不能不讓他進來，他進來後首先便是忙着去取酒或飲料，把太太或同伴安置到一個角落，佔塊地盤和桌椅，然後分批去把點心一大盤一大盤地端上，大飲大嚼，高聲談笑，旁若無人。一直到收攤時還流連不走，有的醉醺醺地胡言亂語，有的還用餐巾紙帶幾個包子或炸餛飩放在衣袋中回家，巧取豪奪之狀，令人捧腹，實不忍卒述，這也算是我國文化的外一章吧！

玩笑可開不能過火

外交界人才很多，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以筆者親身外交界十餘年所見，就有博學鴻儒，有多烘道學，有風流小鬼，有保守派，有前進份子，不一而足。因之彼此間談笑，都得注意對方背景性格，注重外交禮節，否則，便易出醜。譬如一個風流小鬼，如果向一位保守派的多烘道學先生的太太開玩笑，準會發生不愉快事件。筆者便

曾親見幾件這類的事，都是因為風流鬼想吃女性豆腐過火的結果。最難為情的一次是，約三十年前，我司為了歡送一位同仁外放，在老正興設宴二席，酒酣耳熱之際，有一深通數國言語的未婚風流老光棍舉杯向一位同仁的洋太太大獻殷勤，嬉皮笑臉，且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中的風流浪漫字眼予以挑逗。其夫在旁，早已橫眉怒眼不耐，予以顏色，渠猶不察，繼續放縱而自以為得，旁觀者均為之捏汗，終於激怒其夫，當眾起立飽以老拳，隨即手挽其妻中途離席，歡宴氣氛為之大煞。中國古語有謂：「朋友妻，不可欺！」誠至善之誠。然有的人風流成性，見色心喜，性急如狗，而且「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上述風流鬼經此教訓後隨即事過而忘，風流如故，於另一項歡送同仁外放宴會中，因主人懇余邀約女友同來，席終握別，渠一手緊握余友之手不放，以另一手親其胳膊，使余友至感尷尬。他且色迷迷地向我說：「你這位女朋友這麼漂亮好看，是從那裏找到的？……」余未予十分難堪，僅在其耳邊悄悄語曰：「你忘記了去年餐會中×專門委員給你的教訓了嗎？」他才恢復冷靜，放手讓我們離

去。真是有些失態。

三位大使三位總統

我在使館服務七年半，連後來去美利堅大學攻讀博士和數次開會，在華府共約居住九年，與我在臺北居住的年數相同。此期間，我經過了三位大使：葉公超先生、蔣廷黻先生、周書楷先生。也經過了三位美國總統：艾森豪先生、甘迺迪先生、詹遜先生。曾參加過甘迺迪總統為年輕外交官舉行的一次茶會，於其被刺二十週年時，應報刊之請寫過一篇紀念性的文章，曾予提及。另外還參加過詹遜總統就職舞會，在華府五月花旅行社舉行，參加的人，多半是各州曾經捐款投票支持詹遜的人（事實上每次總統就職典禮和舞會，都是為這些人而開），外交團和華府本地的人倒是極少數。雖然舞會分散在幾個大旅行社舉行，參加的人數還是太多，擠得水洩不通，根本不可能輕鬆愉快的跳舞。事實上大家也不是為了跳舞而來，而是爲了面子來趕熱鬧，或親自看一眼總統和他的家屬。我與內人那天連總統都沒有看到，只看到他的兩位女兒——林達和露茜。其次便是與各州來的代表們寒暄，交換名片。有些從遠邊區域來的土包子，可能連中國人都沒有見過，看到內人穿着的長緞旗袍，驚羨不已，許多老太太們竟圍着她合影留念不停，熱情可感，長留記憶。不過此種亂哄哄的熱鬧場合，如果不是奉派參加，我是不願意自動買票去受這種洋罪的。

統戰雀戰各有千秋

「統戰」是中共消滅異己的一種戰術名詞，爲「統一戰線」的縮寫，即是以大吃小，爭取羣衆跟着他們走的意思。「雀戰」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民間遊戲，叫「打麻雀」。麻雀原本是一種紙牌遊戲，在鄉間低階層社會流行，後來人們把在城市比較流行的「麻將」也叫做雀戰。戰士們打起來常可幾十個小時不眠不食，其變化繁多，希望無窮，使許多人樂此不疲，不易自制，造成廢寢忘食的頹唐現象，爲人詬病。據說中共當權以後，曾嚴令禁止，臺灣國府也不准公開聚賭，然私下玩者，仍大有人在。海外僑社中，以無約束，雀戰仍爲很流行的家庭遊戲。當時使領館同仁中，好此道者亦大有人在。筆者在外交部辦事時，曾見有僑胞留學生對若干使領人員沉醉於雀戰者甚爲不滿，報告甚多。尤其是一位名士派的駐阿國大使，詩酒文章均爲人讚佩，但據當時留學生劉君報告：他有事去使館求見大使，十次有九次見不到。原因是大使通宵雀戰，白天高臥不起。此劉君常有萬言書分寄監察院、外交部、總統府等告狀，終至把該大使轟垮了事（該劉君臺大畢業，現已投共）。事聞於報界，幸災樂禍的左派記者竟造出一個對我十分不利的口號，謂「北京來人搞統戰，臺北來人搞雀戰！」。當然，對第三者，或非當事者而言，雀戰沒有統戰可怕，但對當事者自己是十分嚴重的。

筆者二十多年前在華府時，使館內和政府駐美其他機構人員或眷屬中，也有熱中此道者，每逢週末假期閉門大戰，週一上班時猶睡眼惺忪。事聞於大使，自甚不快。但我們係自由民主國

家官員，又在自由民主國家服務，大使亦無權硬性禁止同仁公餘從事某項娛樂活動。但他是個喜怒易形於色的人，有話不會悶在心裏不說。一次館中年假前的集會中，正經事談完後，他終於沈不住氣了，扳着面孔說：「有人說中共派出來的人會搞統戰，我們派出來的人會搞雀戰，好哪！現在有幾天的年假，祝你們搞雀戰的朋友大搞特搞，贏錢發財，恭喜恭喜！」大家大笑不止，幾位常搞雀戰的同仁，則面紅耳赤，頗有些不好意思。筆者早會雀戰，興趣也濃，但功力約初中程度。服務外交界時，公私兩忙，終日碌碌，很少有暇及此，也怕惹人批評。僅年節偶一爲之，亦多止於「四川」，再多即覺得不償失，有害健康，非精神所能支持。當時經常的牌友中，有香港老牌電影明星藍鶯鶯和她當時曾作過美國駐香港領事的丈夫山姆貝可斯。此人好作清一色，可說是非「清」不和，一上桌即不肯下來，其丈母（美國人）偶作旁觀，始終看不出其中妙味。一次喟然嘆曰：「這麼好的春光，外面花木繁華，五光十色，你們不去欣賞遊玩，躲在家裏，閉門雀戰，一坐幾個小時不動，不把手體拖垮才怪呢！……」我是衷心同意的。最近聽到我某高級外交官夫人，也是我曾接受過她招待的一位十分賢良出衆的夫人，竟在牌桌上心臟病突發不起，令人十分惋惜和哀悼。故筆者認爲，一切娛樂，不可過度，淺嚐爲上，否則易收不良效果。

酒食徵逐並非善策

筆者服務外交界時，凡外交部內同仁外放，

常以酒食相別；甚至外館同仁同部，亦以酒食相還，都是中國人人情味的表現，只要不太浪費錢財和時間，或鬧酒丟人，都是無可厚非的好事。但若將此種以酒食相徵逐的社交方式作為從事外交的主要手段，那便是大錯而特錯了。然而，不可否認的，許多國人，包括一部份供職外交界的人，都有此種錯覺，甚至如此行爲。譬如，與外交圈接近的人士常謂，某大使或某總領事，除了請吃飯外，沒有別的外交。過去，政府財政困難，外交人員交際費極少，則連「請客外交」都沒有。

設宴請客，只是一種相輔的外交方式，在正經事開始前或辦完後，爲了交涉方便，先非正式地把酒言歡一番，增加彼此的認識，爲嚴肅的談判鋪路；或交涉談判成功後，爲對對方的合作表示謝意，予以時饌之報，以快榮頤，並爲未來交涉把關係拉好，是應該的。但如何能達到「人」、「時」、「地」、「事」都恰到好處，發揮酒食的作用，而不是浪費公帑，糟蹋人民血汗，甚至使當事者（客人）受寵若驚，受之有愧，或爲旁人（如新聞記者）批評詬病，認爲不當，發生反效果，是一樁很大的學問，需要慎重其事。因爲事實上，並不是花錢請客，便都必然地產生好效果的。如五〇年代許多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新聞記者接受我使領館的邀請訪臺，未出發前便大吃大喝一番，到臺後更是住豪華的圓山飯店，酒席不斷，有的把肚子吃壞了抱怨而歸，有的新聞記者且爲文譏笑，謂我國庫空虛，爭取美援，而官員們窮奢極侈地浪費在酒食招待上，是令人難解的事，也令人汗顏。現今國庫充實，經費豐

裕，用自己的錢，自然不怕外人批評。但公費也是來自人民血汗，仍以不浪費，不虛擲爲上。這是政治道德的問題，只有良心才能理解。

約三十年前，筆者到華府使館工作，參加第一次的所謂外交宴會，是由我館資深同仁——一位一等秘書請巴基斯坦大使館的一位二等秘書吃飯作陪。愛巴國有小事請我國協助向美國交涉，派該二秘來館，由我一秘某君與之接談。照理是巴國求我，應由巴國先請我方人員才對，然我爲「仁義」之邦，泱泱大國之風，不但予人幫忙，而且對其垂青受寵若驚，不惜以高階（一秘）邀宴低階（二秘），而我高階人士（該一秘）竟自以此爲得，沾沾自喜，還曉我（三秘）以外交手腕曰：「巴國現正與中共勾搭，我今予其二秘以酒食，此人必甚感激，可爲我向其政府進言也；」我聽了沉默久之，心想：「若此之謂外交，余將掛冠而去矣！」終八年服務使館，除國務院

年輕外交官俱樂部之定期聚餐，各自掏腰包付帳外，全未見有他國中下級外交人員請我中下級人員吃飯或送禮之事（請館長大使或公使者則有之）。也許我國是禮義之邦，一見面無事可談，便只有請吃飯。我後來轉業生存於彼邦社會，與彼邦人士從事正常職業性或社交性之禮尚往來，也從未見他們以大魚大肉招待賓客，即百萬富翁亦僅以普通簡便，却精緻之方式爲之。我常想我國人何以對「吃飯」或「請人吃飯」如此重視。

甚至朋友相見，如電話中開腔，總是說：「你吃了飯嗎？」此話背景很可能與我國過去農村經濟狀況有關。即數千年來，農民辛勤耕耘莊稼，不得一飽，有時逢上凶年，甚至連飯都沒得吃。是以「吃飯」乃成爲人們最關切的問題，而請人吃飯，也就是最高的禮遇了。值效均富的時代，人人有飯吃，觀念似乎有改變的必要。況酒食過豐，也傷身體啊！（全文完）

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〇元
預約七〇〇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三十二開本，二百二十頁，十餘萬言，三月三十一日出書，定價一〇〇元，預約特價七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